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七十二回 觀天顏元帥辭功 奏逆狀婁妃引罪

話說徐鳴皋與一枝梅、徐慶、周湘帆四人，分頭尋訪宸濠而去。這裏伍定謀便將各部兵士聚集一處，安下營寨；又派了王能、李武過湖，前往南昌報捷。王元帥見他二人回來報捷，好不歡喜，當下便問了火燒水、旱二寨的情形。王能、李武細細說了一遍；又說宸濠、雷大春在逃。現在徐鳴皋、徐慶、一枝梅、周湘帆四人分頭往各處尋覓下落，以便擒捉。王元帥聽說，不免又懊悔一番，恨未能即時擒獲。當下便命王、李二將出去歇息不提。再說明武宗自荊州起蹕後，沿途趨趕，這日已離南昌不遠。當有探馬報入南昌。王守仁聽說聖駕已將次行抵，即便派今合營大小將士往南郊迎接；又飛飭差弁往樵舍調回伍定謀所部各軍。

這日聖駕已到，王守仁迎接後，即請武宗以寧王府為行宮。武宗也甚願意，一齊隨駕入城。此時寧王府早經重加修飾。武宗進入行宮，百官朝見已畢。武宗便問王守仁道：“現在宸濠究竟擒獲到否？”王守仁奏道：“宸濠與雷大春在逃，臣已飛飭徐鳴皋、周湘帆、一枝梅、徐慶前往各處明暗暗訪，務要成擒。現已去了六七日，尚未據報，該游擊等亦未回營。”武宗道：“此次宸濠不但背叛，而且暗派刺客行刺朕躬，實屬罪大惡極，若非卿遣使焦大鵬前去救駕，朕竟為該賊所算。宸濠如此妄為，何能使彼漏網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既經臣派令該游擊等四處訪拿，諒也不致漏網。”武宗道：“宸濠家小及宜春王拱樞，現在還在監禁麼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此皆系要犯，臣不敢擅自作主，伏候聖裁。”武宗道：“朕聞得宸濠有個婁妃，這妃子甚賢。卿也曾聞人所言否？”守仁道：“臣也聽說。”武宗道：“婁妃也監禁麼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所有寧王府諸人，現在全行分別監禁，等候聖旨定奪。”武宗道：“此次卿很辛苦了。轉戰兩年余，不曾休息一刻，朕甚記念。”守仁道：“陛下恩典，此皆臣分內之事。惟臣毫無知識，全賴眾將身先士卒，不辭勞瘁。”武宗道：“雖有士卒勤勞，總賴主將運籌帷幄。卿此次之功，實非淺鮮。”守仁道：“臣不敢自居其功，此次火燒樵舍，能使逆王全軍覆沒，皆吉安府知府伍定謀再三籌畫，謀定後戰，以致一鼓而成。伍定謀誠屬膽略並優，其智謀在臣之上。”武宗道：“據卿所奏，這伍定謀倒是個才智之士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不但才智，而且極有膽略。”武宗道：“伍定謀現在這裏麼？”王守仁道：“現尚屯兵樵舍，臣業已調取前來，尚未行抵。”

武宗道：“眾將之中，如徐鳴皋等這十二人，究以誰人為最？”守仁道：“智謀膽識，忠肝義膽，個個皆然，實為國家的梁棟。”武宗道：“前者卿兵屯吉安時，那個非幻道人與徐鴻儒、余七擺的那非非陣，後來到底是怎樣破的呢？”守仁道：“破那非非陣，固賴七子十三生之力，其實賴一個女子余秀英之力居多。”武宗道：“這余秀英又是何人呢？”守仁道：“這余秀英出身並不正道，即是余七之妹、白蓮教徐鴻儒之徒。

只因一念之誠，棄邪歸正。又據玄貞子所言，余秀英系與游擊徐鳴皋有姻緣之分。當徐鳴皋陷陣之時，後來即為余秀英相救，得以保全性命。及至破陣之時，余秀英又送出兩件寶物，非非陣之破，實賴余秀英之力為多。破陣之後，臣見其有功于國，而又據玄貞子一再諄囑，務令臣使徐鳴皋與余秀英二人配為婚姻；將來大破離宮，尚非余秀英不可。

臣不敢逆玄貞子之言而又負余秀英之望，因此作權宜之計，即令徐鳴皋草草完姻。後來到了南昌，去破逆王的離宮，皆徐鳴皋、余秀英二人之力。”武宗道：“既然余秀英改邪歸正，有功于國，使他二人成為夫婦，也在人情之中。朕聞離宮內所藏珍寶及貴重器物甚多，卿可曾一一檢視麼？”守仁道：“每件必記簿登明，以備欵核。現在臣已經將離宮門封鎖，另派心腹將士看守，以防失誤。”武宗問了一遍，當命守仁等各官退出，聖駕回宮。

到了午後，傳出諭旨三道：一命王守仁傳旨，著各省、府、州、縣，無論軍民人等，一體捉拿宸濠，如有隱匿不報者同罪；一命各路勤王之師概行即日撤退，各歸職守；一命飛飭許泰所部大軍，即日由南京仍撤回京師。王守仁接到這三道諭旨，也就即刻分別趕辦出去。你道武宗如何纔到南昌，就知宸濠逃遁？原來王守仁聞樵舍克復，即飛奏報捷，所以武宗在半路就知道了。王守仁將奉旨的各事辦畢，又將焦大鵬傳來問明救駕情形，焦大鵬也細細說了一遍。

次日早朝，王守仁復又進行宮參見。武宗升殿，各官朝見已畢，武宗便望守仁道：“朕午朝審訊宜春王拱樞並婁妃，卿屆時可將拱樞及婁妃押解前來，聽候訊問。”王守仁遵旨，武宗退朝，各官朝散。

到了午後，王守仁即將宜春王拱樞並婁妃二人提出來，先帶入宮報到。當有黃門官傳奏進去。一會子，武宗升坐便殿，飭令帶宜春王拱樞。王守仁遵旨，將拱樞帶入。拱樞膝行上殿，跪到金階，口稱萬歲，磕頭不已。武宗問道：“爾為親王，不思報國，反縱宸濠謀叛。爾自奏來，該當何罪？”拱樞到了此時，也是無可話說，只得說道：“臣罪該萬死，雖粉身碎骨，不足以蔽其軀。可否仰懇天恩，賜臣速死，這就是陛下格外洪恩了。”武宗道：“你現在知罪了。你可知道背叛朝廷，罪當滅族麼？”拱樞道：“臣知罪不容誅，求恩速賜一死。”武宗命王守仁將拱樞帶下，仍先收禁，候旨行刑。又命王守仁將婁妃帶進。王守仁遵旨，一面將宜春王帶出殿，飭令手下先送入監，一面又將婁妃帶至便殿。

婁妃跪到金階，口請：“待罪臣妃婁氏，願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”武宗問道：“爾既為宸濠王妃，當宸濠有意謀叛之時，爾為什麼不苦口極諫呢？”婁妃道：“罪臣一言難盡，乞陛下容奏。”武宗道：“爾可從實供來。”婁妃道：“寧王未曾起意之先，彼時不過心存酷虐，臣妃即以仁愛進諫。後來寧王雖未竟聽臣妃之言，也還不致任意酷虐。

及至偶遇謀士李自然後，終為李自然所惑，因此便聚集死士，建造離宮。臣妃深處內宮，尚不能深知其實；偶有所聞，便即進諫。寧王只雲所招死士，為自家護衛起見。臣妃又諫以忠信報國，仁慈愛民，不必聚死士為護衛，自能獲福；不然雖有千軍萬馬，謀士如雲，勇將如雨，亦不足為護衛。所謂自求多福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寧王聽臣妃之言，倒也有些悔過之意。不料李自然等這一班送賊，任意播弄，皆謂‘天命攸歸’，焚惑王心。

寧王不知自誤，反以這一班逆賊之言為可信。因此日復一日，便視臣妃如同外人。始則進宮，臣妃進諫，寧王不過不悅。後來，臣妃自寧王為那班逆賊焚惑甚深，臣妃早料有今日之禍，因此以死直諫。寧王不但不悔，反以臣妃不明天命，即將臣妃打入冷宮。彼時臣妃即思一死，上報國恩，下盡力諫之道。無奈寧王不容臣妾自死，派令宮女日夜監守，臣妃雖欲自盡不能。此皆臣妃既入冷宮，極諫寧王之實在情形也。既入冷宮後，便與外間隔膜，聲息不通，寧王種種大惡。臣妃毫不知道。至前月南昌已破，宜春王被擒，王師破了離宮，從冷宮內搜出臣妃，此時纔知道寧王做出這一件彌天大罪。臣妃彼時又欲一死報國，後因既為欵犯，理應待罪受刑，以重國典，所以臣妃苟延殘喘，以待天威下臨。此事變出意外，雖由寧王聽信妖言，自作之孽，臣妃亦罪該萬死。事前既不能納忠陳善，弭禍無形；事後又不能撥亂反正，挽回王意。臣妃雖粉身碎骨，亦復罪無可辭！惟念合官上下三百余口，有罪者自有應得，其余各宮娥、使女，以及大小工匠，實系無罪者，亦復不少，而同罹國典，未免可憐。此臣妃所代為傷心痛哭者也。但聖明在上，自有權衡。臣妃之罪，尚不可辭，何敢再為無軀上與陛下乞命？”說罷，痛哭不已。

不知武宗聽了這番話，說出什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